

編號：148

作品：神諭

序

「守護我伊塔拉族偉大的神——特修法·羅塔潔諾啊！請您接受我們爲您奉上的祭品，請您繼續守護我們，讓我們在您的庇護下不愁衣食，在您的懷抱中不受寒飢之苦……」

身著黑衣的蒙面巫師們圍繞在祭台前，大聲朗誦這段古老的祈禱詞。祭台中央有一支粗大的木柱佇立，那木頭漆黑乾裂，讓人心悸的黑……

有一個女孩雙手反綁，被一個蒙面巫師帶上祭台。兩名巫師走到她身邊，他們將女孩綁在木柱上，一名巫師手拿火把，將女孩腳下的木頭點燃。

「呀啊啊啊——」女孩淒烈的慘叫聲迴蕩山谷，生命在熊熊火焰中燃燒殆盡。

「願您繼續庇祐我伊塔拉族，偉大的神——特修法·羅塔潔諾。」巫師們完全無視於女孩的慘叫，對著晴朗的天空朗誦著。

山谷中，風聲徐徐不停的吹拂。

在茵茵草原上，風，吹起了女孩烏黑秀麗的長髮。

女孩看著手中橡實項鍊，漆黑明亮的眼瞳上一層霧氣。

蘇爾達……

女孩在心中反覆唸著這個名字，握著項鍊的手又更緊了些。

那是兩年前，娜緹莎十四歲生日時的事情。那天蘇爾達把她叫到這片草原，一臉神秘兮兮的樣子。

「娜緹莎，閉上眼睛。」

蘇爾達大娜緹莎兩歲，從小他們就相伴相隨、一起長大。

「喔，要做什么？」雖然可以猜到蘇爾達想做的事，但娜緹莎還是很給他面子不當面拆穿。

「哎呀，妳先閉上眼睛就是了！」

「嘻嘻，好啦！」娜緹莎乖乖的閉上眼睛，因爲期待和興奮使雙頰微微泛紅。

聽珮琳雅說，前些日子有看到蘇爾達到處撿橡實，他應該是要送我橡實當生日禮物。

光送橡實真是一點氣氛都沒有，好歹也加個飾品吧？

嗯……怎麼能這麼貪心，蘇爾達有這份心意送我禮物就該偷笑了，不能太要求他。

「耶？」感覺脖子上多了一個沉甸甸的東西，娜緹莎驚呼。

「好了，睜開眼睛看看吧！」

「這……」娜緹莎驚訝的說不出話來，她怔怔的看著掛在胸前的那條項鍊。他是爲了幫我做這條項鍊，才去找橡實的？

「祝妳十四歲生日快樂，娜緹莎。」蘇爾達笑的靦腆，他不自在的搔搔頭。

「……」

「怎麼了？妳不喜歡嗎？是不是我做的太醜？」蘇爾達看娜緹莎一語不發的盯著項鍊，擔心的問。

「沒有……它好美，謝謝你……」眼淚因感動而掉落，娜緹莎抱住蘇爾達的腰，將臉靠著他的胸膛。

「娜、娜緹莎……」蘇爾達臉頰通紅，輕輕回抱住娜緹莎。

「啊，那個……」

「嗯？」蘇爾達看著娜緹莎水亮的大眼，心跳又更加快速。

「我們在項鍊上刻名字吧！」

噠！

草原上的人影多了一個，那人朝娜緹莎走去。

「蘇爾達……」娜緹莎轉身，披散兩肩的長髮飛揚在空中。

「娜緹莎。」蘇爾達冷不防的一把抱住娜緹莎，將臉埋入娜緹莎帶著清香的黑髮中。

「怎麼辦、我該怎麼辦才好？」娜緹莎的眼淚如珠，滾滾落下。她在蘇爾達懷中放聲大哭，將堆積的情感宣洩。

「……娜緹莎，我們逃吧！」蘇爾達摟著娜緹莎，看著她在自己身上泣不成聲，心中一緊，做了決定。

一個賭上，伊塔拉全族的決定。

「……逃走？」娜緹莎仰望著蘇爾達剛毅的臉，不解的問著。

「對，我們逃到一個他們找不到的地方，我們一起生活，拋下一切。」蘇爾達說話時語氣充滿著決心，他堅定的眼神震撼了娜緹莎的心。

拋下一切？

這是娜緹莎從未想過，也不敢去想的事情。

對伊塔拉族而言，成為奉獻給神的祭品是一件至高無上的光榮。如果抗拒不願接受，那無疑是違抗神的旨意，會被全族人視為叛徒。

「不行，我不能這麼做！」娜緹莎渾身發顫，她搖頭。

「我不能讓你和我一起受罪，你貴為族長之子，不能背叛伊塔拉族！」想到族人們發誓至死追殺他們的樣子，娜緹莎就害怕的不知所措。

「可是我不可能眼睜睜看著妳送死啊！」蘇爾達痛心的吼著，他不懂，為什麼神偏偏找上娜緹莎當祭品？

「蘇爾達……」娜緹莎垂首，掙脫蘇爾達的懷抱。

「這個還你，你生命中的女人注定不是我，我不能收你的飾品。」娜緹莎顫抖的手緊握住那條項鍊，那是他們定情的信物。

該放手了，不能再有猶豫。

娜緹莎抓起蘇爾達的手，將項鍊塞入他厚實的掌心，轉身跑走。

「娜緹莎！」蘇爾達的呼喚是如此令人心碎，娜緹莎不敢回頭。

「妳的運氣真好，能被選為特修法神的誕辰祭品。這可是每個女孩夢寐以求的事情呢！」

在祭台旁的小屋內，有一群巫女正在幫娜緹莎打扮。以一塊天藍色的布包覆住娜緹莎的身體，因為是獻給神的誕辰祭品，所以在右肩上打結。

她們為她擦上脂粉，再將以鮮花編織而成的花冠戴到她頭上。娜緹莎胸前掛著刻有特修法神的金銅項鍊，手腕上雙雙戴著刻有祈禱文的銀環。

「妳先在這裡等著吧！」巫女再次審視著娜緹莎的裝扮，確認無誤後便帶著滿意的笑容離開小屋，留她一人。

娜緹莎看著胸前的金銅項鍊，想起了那條她一直珍愛的鍊子，想起了她第一個愛上的男人。

娜緹莎幾乎是處於失神的狀態，她雙眼圓睜，朱唇輕啓，無目標的視線只能望向門外的小小藍天。

啪噠！

忽然間地上的多了道影子，從門口延伸到娜緹莎的腳跟。

蘇爾達……

娜緹莎的眼眶盈滿淚水，無聲的滑落，滴在那銀製手鐲上。

「娜緹莎，我最後再問妳一次！」蘇爾達氣喘如牛，但仍用堅定的語氣與充滿決心的眼睛問娜緹莎。

「現在還不遲，我們逃走！我帶妳去見識外面的世界，妳不是一直很想離開伊塔拉族到外面旅行嗎？我帶妳去，我會帶妳離開這裡！」蘇爾達單腳跪地在娜緹莎膝前，他握住娜緹莎無力的手。

「……外面的世界？」娜緹莎氣若游絲，她看著蘇爾達。

「對，我們走吧！」

「……不行，我不能背叛族人，我不能拖累你……」

輕如蝶翅拍震，重如千斤鋼石，背負著全族生命的人是沒有選擇的餘地。

娜緹莎的心是何等的痛？她的傷是何等的重？

「娜緹莎！」蘇爾達喊著，這一喊，又會擊潰娜緹莎多厚的心防？

「你走吧，走吧……不要再攪亂我的心了。」

「……我知道了，如果這是妳的決定。」蘇爾達哀怨的眼神，讓娜緹莎的心又是一陣絞痛。不願意再看見他的悲傷和失落，娜緹莎別過頭。

「但我要妳帶著它走，這是為妳做的，只有妳能配戴。」蘇爾達從懷中掏出那條橡實項鍊，輕放在娜緹莎的膝上。

「我不會到祭台。」他起身，雖已決定離開，但眼睛依舊不捨的看著娜緹莎失去血色的臉。

那是他最重視的女人，那是他最珍愛的女人，他守護在她身邊十六年了！十六年，何其漫長，何其短暫！好不容易等到娜緹莎成年，好不容易得到父母的准許，然而這一切的努力，被一句話給擊碎。為什麼神偏偏挑上她？為什麼是娜緹莎？

他抿唇，狠下心轉身踏出步伐。

已經無法回頭了，已經沒有退路了。無論我是多麼渴望和娜緹莎共織幸福家庭，都沒有用了……

好像曾經發生過，他們的心痛深刻而強烈。靈魂深處像是感受到這悲痛，發出共鳴。

「對不起……對不起……」娜緹莎握著鍊子，口中反覆唸著對不起。

對不起，我不能遵守和你的約定。

對不起，我的心還抱持雜念。

對不起，我的心竟然一度有所動搖。

對不起，我無法堅強的下定決心……

這聲聲道歉，是對蘇爾達、對特修法神、對伊塔拉族族人。她無法同時完成所有人的心願，她也無法放下任何一樣。

「時間到了，跟我來吧！」巫女在門口說著，娜緹莎將項鍊戴上。

讓我帶著對你的感情，赴上這黃泉道路。

讓我在承受烈火焚身之苦時，還有一樣信念支持著我。

請准許我這小小希望……請原諒我的自私……

當巫師將火把靠近在娜緹莎跟前，火舌亦同時從她裙角燃起。猛烈的火焰迅速的向上攀升，瞬間已將她全身包圍在大火中。

「啊啊啊——」娜緹莎痛苦的大喊，在火中燃燒的痛楚、高溫的不適，接踵而來的是過去的回憶。

熾熱的高溫融化了身上的金屬飾品，秀長的黑髮在火中翻滾交纏，隨即被火焰吞噬，連眼淚都在眼眶中蒸發消散。

熊熊火焰中的身影逐漸模糊，什麼也不剩的，消失在祭台上。
只剩那崩裂的木柱。

叮鈴！

清脆的敲擊聲響起，但黑暗中看不清是從哪裡、怎麼發出的。

叮鈴！

發出聲音的次數越來越頻繁，但卻優美的像隻樂曲，一點也不嫌吵雜。

「……又來一個，是嗎？」低沉迷人的嗓音響起，迴盪在無盡的幽黑中。

一聲長嘆，一隻修長白淨的手一指，原本在黑暗中飄散分離的光點，在祂手指之處漸漸聚集、融合。

娜緹莎緊閉雙眼，纖細的手臂環胸，飄逸的長髮埋沒在四周的黑。

「醒來。」那人一聲令下，娜緹莎猛然開眼。

「我……」娜緹莎怔怔的看往聲音的來源處，但在黑暗中什麼也看不見。

這裡是哪裡？我……是誰？

「妳叫什麼名字？」那聲音彷彿會吸引娜緹莎的思緒，祂誘導著娜緹莎回想起她生前的一切記憶。

傳說人死後，會忘記生前的一切記憶，回歸最初的形貌。

空白的，就像一片白紙。

「我的……名字？」娜緹莎輕輕的閉上眼睛，反覆思索著他的話。

「對，妳的名字。」那人很有耐心的等著娜緹莎的回答。

「……蒂西亞……」那張和娜緹莎一模一樣的臉，卻說出另一個名字。

在她說出自己名字的同時，黑暗被從她身上發出的光亮照耀。

在光芒中，那人的身影逐漸浮現。

淡金色的長髮披散在兩肩，細長的眉帶著憂鬱，金色的瞳孔散發和太陽一樣的光芒。

「歡迎妳回來，蒂西亞。」那人是如此說著，祂的臉上有一抹淺淺的笑意。

「……我回來了，神。」蒂西亞說著，她看著神，溫柔的微笑從她嘴角綻放。

漫步在這煦煦柔光中，蒂西亞走到神身旁。

「對不起，我竟然忘了回來的路該怎麼走。」蒂西亞仰頭看著神憂鬱的臉龐，心中的歉意又增加不少。

「沒關係，讓妳屢次為我到下界受苦，我很抱歉。」神的眉間帶著憂愁，那輕鎖的眉自她出現後就不曾展開過。

「神……」蒂西亞悲傷的垂下頭，口中的呼喚化爲一縷憂愁的風。

「這次，妳有觀察到什麼嗎？」

「他在下界的爪牙又增加不少，活人祭的次數變得更加頻繁，已經有很多女

孩在他的陰謀下犧牲了……」蒂西亞低聲說著，那語氣是這麼地沉重。

是啊，就連她轉生的人——娜緹莎都成了活人祭的犧牲品。每每燒死一個無辜女孩，受傷的不僅是她們，還有深愛她們的那些人。

這悲劇，何時才能了結？

「果然是這樣啊……」神闔上眼，臉上的憂鬱只有增無減。

在這漫長的歲月裡，我空虛的存在於這個空間。

爲了使自己成唯一個不會恣意殘害下界子民的神，我拋下了某些東西，捨去了一個很重要的東西。

「我不懂，神，當時您明明有機會除掉他的。」蒂西亞輕嘆，那是她剛來此的事情了。

很久，很久以前的事情了……

「妳無法理解，他對我而言是何等的存在。」神的腦中浮現他的身影，那是祂不會遺忘的身影。

「如果說貴爲神的我，會有什麼遺憾。」

悲傷的黑眸是帶著多麼深切的期待與哀怨，他一直在黑暗中等著自己。

「他，就是我的遺憾吧……」

那對黑眸中的訊息由期待與希求，經過時間的流逝，已被憎恨與復仇取代了。都是我的錯啊……

「但您卻，從來沒有爲此流過淚。」蒂西亞凝視著神的面容，她的心，不比祂痛啊！

她陪伴神這麼久，從未見過神掉眼淚，縱使神的心中有多麼的悲傷，縱使神的心有多麼的痛苦。

「身爲神，是不能輕易掉淚的。」神輕輕長嘆。

那聲嘆息，在光芒中化爲晨風，吹往下界。

「身爲神，究竟是爲誰存在？又是爲何而存在？我只能靜靜看著悲劇發生卻無能爲力，我只能默默的守護日月星辰永不沉落，只能將我的氣息化作風，讓生命的延續永不停息。」神的話停頓，強烈的悲傷襲捲而來，祂必須控制自己的情緒不會崩潰。

「……我甚至不知道，自己是怎麼誕生的……」

只記得初醒時身邊一片亮光，下意識的知道自己將成爲掌管世間的神。

只記得初見這片大地時，自腦中萌生的責任感箝制住自己的自由。

只記得初聞生命誕生時的宏亮哭聲，心中湧起的那份感動至今仍記憶猶新。

但是關於我的一切，卻沒有人能告訴我。

是什麼時候，我聽見下界的人是這麼說的。

好羨慕天上的神，可以有永恆的生命，可以掌控世上的所有事物。

是什麼時候，我得知下界的人是這麼爲我命名的。

特修法·羅塔潔諾。

至高無上的偉大神明，掌管世間的生命之神。

特修法·羅塔潔諾。

集一切生命之美好的幸運之神，擁有所有事物的富饒之神。

那是在很久以前，正確的時間以不覆考察，在伊塔拉族內發生的事情。
以神之名，行施慘無人道的殘忍祭典。

伊塔拉族是一個男女平等的古老民族，無論族長的後嗣是男是女，都可以繼承族長之位。

爲了預防發生手足間爲爭奪權位而爭執流血，所以族長夫人一旦生下孩子，並順利扶養長大一年，確定沒有隱疾或殘缺，就不會再懷有後嗣，只會有一個繼承人。

但是，這次卻發生了伊塔拉族史上第一樁奇聞案。

族長夫人，生下了三胞胎。

「什麼？妳說娜拉生了三個孩子？」臉上刺畫著族長刺青的莊嚴男子，不可置信的瞪著前來傳遞訊息的產婆。

「是、是的，但有一個胎兒似乎是發育不完全，才出世就逝世了。」產婆雖不是第一次接生孩子，也不是頭一次看見三胞胎，但面對這樣令人手足無措的狀況，她緊張的不知所措，也嚇的全身發顫。

「怎麼會這樣……」男子腳一軟，倒在身後的木椅上。

「族長，現在夫人的情緒極度不穩定，請您移駕到產室陪伴夫人吧……」

「我知道了。」男子收回情緒，迅速起身趕往產室。

爲了肩負起族長之職，爲了統治族人不受外來者入侵，他學會如何有效的收起情感，學會如何冷靜的判斷事情，做出最適宜的決斷。

現在，他也必須如此。

爲了伊塔拉族的未來啊……

「夫人，請您冷靜，族長就快到了，請您冷靜啊！」

產室內是一片混亂，所有產婆和女侍都手忙腳亂的收拾著被娜拉摔碎的陶瓷壺。有些人爲防娜拉被碎片劃傷而上前制扶她，卻被她以強勁的力量給推開。

「妳們把我的孩子怎麼了？妳們對他做了什麼？爲什麼會死掉？他們現在在哪裡？他們在哪裡？」娜拉像發瘋似的吼叫著，看見人就抓著她問，拿到東西就往地上摔或亂丟。

「夫人，您的孩子正由產婆代爲照顧，請您放心。」女侍一邊躲避朝她正面飛來的杯子，一邊說著。

「我好好的站在這裡，爲什麼不給我照顧？！」娜拉聽了女侍的解釋變得更加氣憤，她披頭散髮，臉色因失血過多而顯得蒼白。

「娜拉！」

一聲威嚇，使產室內的吵雜和混亂瞬間靜止。身爲族長的男子快步走向呆立的娜拉，產婆和女侍都紛紛站好，讓出一條走道給族長通過。

「妳在做什麼？把這裡搞的雞飛狗跳像什麼樣子！」男子一把抓起娜拉的手，生氣的吼著。

「我……」娜拉呆呆的看著男子憤怒的臉，眼中立刻泛起淚光。

「爲什麼不乖乖躺著休息？怎麼可以這麼任性？」男子看見他心愛的妻子變成這樣失魂落魄，心都快被撕裂了。

但他不能在眾人面前公然袒護娜拉，他必須要責罵她。

「我想見孩子啊……」娜拉說完，眼白一翻，昏倒在男子懷裡。

「娜拉？！」

「唔……」

「妳醒了？感覺怎樣？身體有沒有哪裡不舒服？」男子的語氣溫柔，他體貼的扶起娜拉，讓她倚靠在他懷裡。

「對不起……」娜拉任由男子幫她梳理長髮，柔順的靠著男子的胸膛。

「沒關係，倒是我之前那麼大聲的罵妳，對不起。」男子寵溺的抱著娜拉，下巴輕放在娜拉的頭上。

「是我不好，但是我當時真的好慌張，我真的好害怕……」

「對不起，我應該陪著妳的。」抱著娜拉的手更緊了些，他自責的說著。

「我好想看孩子，為什麼會有一個死掉？這是怎麼回事？」

「……妳生下了三胞胎，死掉的那個孩子身體沒有發育完全，其他兩個沒有問題。」男子雖是這麼說，但他心中卻希望再死掉一個。

畢竟，族長之位只有一個，只能有一個人活下來啊……

「那怎麼辦？族長繼承人只有一個啊！」娜拉緊張的回頭看著男子，他們果然是夫妻，想的事情都一樣。

「……我不知道，必須召開族人大會才能決定。」

「還是要送走一個嗎？」娜拉說著，她心中很清楚。

所謂送走，就是殺掉那個孩子。

「我剛才叫人去抱孩子來了，要不要看看他們？」無法回答娜拉的問題，應該說是不忍心，男子扯開話題。

「要，當然要看。」娜拉知道男子的用心，便順著他的心意答話，而且她也很想見孩子。

因為說不定，明天就見不到這其中一個孩子了。

「哇！好漂亮喔！」

「這是以前族長賞賜我的，聽說是夫人做的。」

在山谷中的那片草原，男孩躺在女孩身邊，溫柔的欣賞著女孩像是發現寶物般的表情。

「你為什麼要拿這麼貴重的東西給我看？」女孩屈膝坐著，一手將飾品舉高，仰頭看著。

細黑的皮繩上，垂掛著幾顆以樹果磨成的珠子。其中最特別的，就是連接皮繩與中間那棵樹果的透明圓珠。

那是難得一見的白水晶。

「妳喜歡它嗎？」沒有回答女孩的話，男孩坐起身，定定的看著女孩。

「嗯，但這是族長賜給你的東西，這價值不在於它的貴重而是它的意義。」

「送給妳好了！」男孩往後一仰，躺回草地上。

「耶？」女孩驚訝的叫出聲，低頭看著男孩的臉。

「反正我又不會戴這種女人戴的東西，留著也沒用。」男孩說的一派輕鬆，真不知族長知道後會怎麼想。

「話不是這麼說啊！你……」

「不然妳做另一條適合我戴的項鍊給我，這就扯平啦！」男孩大笑，女孩的

表情真的很有意思。

「什麼？」女孩完全呆住了，她愣愣的讓男孩就這麼從她身旁站起。

「就這麼說定囉！」男孩自顧自的說完，朝女孩揮揮手後就轉身離開草原。

「……搞什麼啊……」女孩不滿的念著，她盯著項鍊。

「交換飾品，不就是定情的意思嗎？……這傢伙是真不知還是裝傻啊？」

如果他是認真的，那我……

我一定要扁死他！

「啊？」男孩聽完女孩的疑問後，誇張的張大嘴。

「啊什麼啊？到底是什麼意思啦？！」女孩不滿的瞪著男孩，雙手叉腰，臉頰泛紅。不知是因為害臊，還是氣惱？

「我說，蒂西亞。」男孩把雙手交叉放於胸前，下巴微微上揚。

「什麼？」女孩依舊手叉腰、眼瞪他。

「妳是不是發燒了？」

「啊？」女孩完全呆住，嘴巴也跟著張大。

「我跟妳交換飾品，不代表我想和妳定情。我只把妳當妹妹，妳想到哪裡去了？難道妳對我有那個意思？」這丫頭連這種話也問的出口，真是……

「我、我哪有……」被他這麼一說，蒂西亞反而不好意思了。

「這不就對了？就愛胡思亂想。」男孩說著，手順勢往女孩頭上敲去。

「啊！其恩，你欠揍啊！」女孩生氣的往男孩跑走的方向大吼，臉上的潮紅已慢慢淡去。

原來他沒那個意思。也對，要是他真的這麼沒情調，我一定不會答應他。

「……就先這樣，你做完就可以去休息了。」族長看著手中的泥土板文件，滿意的對站在他面前的人點頭。

「是的，父親。」那人低沉的聲音尚未脫離孩童的稚氣，但已略變成熟。

「現在我的身分是族長，不是你父親，是你的長官。」族長嚴厲的糾正。

「但現在只有我跟您兩人……」男孩抬頭望見族長的臉色，欲於辯解的話不再說出口。

「是的，很抱歉，族長。」男孩低下頭，不情願的回答。

「他來了，你下去吧！」族長餘光撇見站在門外的其恩。

「是。」男孩鞠躬，靜靜的退出門外。

「唉……」族長重重的嘆氣，臉上的表情仍帶嚴肅，卻增加了一份滄桑與無奈。

對不起，獅澤克。

我不是吝嗇對你付出關愛與親情，只是一見到你，就會讓我想起我另外兩個孩子。

尤其是，那個被我拋棄的女兒啊……

「族長大人對你還是那麼嚴格，真不懂他為什麼要這樣。」其恩的腰上掛著短刀，現在他的身分是保護未來族長的護衛。

「……不要再說了！」獅澤克逕自的往前奔跑，丟下其恩在原地。

是的，我不明白，為什麼父親要這麼對我？

我一直以來，順從的走在父母為我所鋪設的道路上。沒有反抗，沒有遲疑。因為我相信只要我這麼做，我的父母總有一天會回頭對我施以親情。

我已經付出這麼多了，但他們仍舊不改對我的態度。

一如昔往的冷淡語調，一如昔往的吝於付出關懷。

在他們心中，我究竟算什麼？

「呀啊！」女孩尖銳的驚叫聲喊醒了獅澤克的思緒，他們雙雙跌在草地上。

「對不起，我不是有意想撞妳的。」

「我知道了，那你能不能先從我身上起來？」

「呃啊！抱歉！」獅澤克這才發現他正壓在女孩身上，急忙起身。

「沒關係，我不會介意的。」女孩起身拍去身上的塵埃，從獅澤克身旁離去。真是個奇怪的女生。

「獅、獅澤克！」其恩氣喘吁吁，跑的都快要摔倒，腳步踉踉蹌蹌。

「其恩？」女孩喚著，其恩停在女孩身前喘氣。

「蒂、蒂西亞……妳先等我一下……」

「喔。」蒂西亞看著其恩拖著腳往獅澤克走去，不解的盯著他看。

「你這個大白痴！現在有多少人想取你性命成為族長，竟然還給我亂跑！你不要命了嗎？」其恩不顧自己呼吸急促就快休克，扯開喉嚨對獅澤克開罵。

「喔，不好意思。」獅澤克自知理虧，雖然不滿其恩管這麼多，但看他擔心的神情就不與追論。

「不好意思？我找你找的我都快死掉了……」其恩說著就往地上躺下。

「其恩？！」獅澤克和蒂西亞不約而同的喊著。

「原來你就是族長之子啊！我以前一直很好奇，將來要繼承族長之位的人是什麼樣子，今天終於見到了。」

草地上，蒂西亞讓其恩枕於她跪坐的大腿上，身邊坐著獅澤克，他們閒聊著。

「族長之子也是普通人，還是很可憐的人。」獅澤克苦笑。

「你不快樂嗎？」蒂西亞一邊梳理其恩的短髮，其實應該是在把玩，一邊問獅澤克。

「也許吧，我不快樂，因為被身邊的人賦予太多的期待與重擔。」獅澤克垂首，除了無奈，還是無奈。這是他一出生就被決定的命運，逃不了。

「但我覺得你很堅強，要是我就絕對承受不了。」蒂西亞停下把玩的手，看向遠方，風吹起她的長髮，飛揚在空中，交纏，舞動。

獅澤克凝視著蒂西亞的臉，覺得心中漾起了一片不知名的漣漪，從未有過的情感波動。

「……你們竟然偷偷趁我休息時談情說愛，什麼時候進展到這種關係了？」其恩突然睜眼，他醒來劈頭就問這毫無意義的問題。

「……你想不想再多睡一會兒？」看獅澤克拳頭都握起，再笨的人都知道該答什麼，其恩急忙說不。

「……好了，我該走了。」獅澤克望向黃昏落日，起身，說話的同時表情也變得悲傷。

那個家，我根本不想回去。

「啊，那再見了。」蒂西亞也跟著起身。

「今天跟妳聊的很愉快，還沒問妳的名字。」獅澤克嘴角輕揚，很久沒這麼

笑過了，即使笑容只有一點點。

「蒂西亞，我也聊的很愉快。」蒂西亞笑的開懷，感覺就像是小孩子。

「我叫獅澤克，希望有機會再見面。」

獅澤克臨走前，再次回首看著蒂西亞，而蒂西亞朝他們揮手，臉上笑容不減。

「你是不是喜歡上蒂西亞了？」其恩觀察獅澤克很久，發現他的態度和以往有些不同。

「我不知道，只是……」獅澤克將視線投向遠方的落日餘暉，語帶保留的回答其恩的疑問。

「只是？」

「那是我從未有過的感覺，對蒂西亞的感覺。」

會是什麼呢？

是喜歡一個人的感情嗎？

還是……

「什麼人？」

深夜，靜謐的空氣被獅澤克的吼聲劃破。

「……我認得你，去年你同樣想刺殺我卻沒得逞，還不學乖？」獅澤克全身神經緊繃，瞪著眼前持刀的男人。

「哼，去年是我太大意，這次可不會再讓你活命了！」說完，刺客舉刀就往獅澤克撲去。

鏗鏘！

清脆的金屬物撞擊聲在獅澤克面前響起，其恩用短刀為獅澤克擋下這攻擊。

「你別想逃！」

刺客見有人來幫忙，轉身就想逃走。卻被看穿他行動的其恩搶先一步擋在他身前，舉刀指向刺客咽喉。

「說，是誰派你來的？」獅澤克冷眼瞪著這名刺客。

「哼……竟然會栽在這種小鬼手上……」

「所以你还太嫩，快從實招來吧！」其恩沒因他的諷刺而動怒，握刀的手沒有半點鬆懈。

「你不會一直這麼快活，因為想搶奪你位子的人來頭可大了……」

「你說什麼？」獅澤克不悅的看著刺客。

「你還不知道吧？也對，來恩斯在當年有下過噤口令。」

「你到底在說什麼？！」獅澤克快要失去耐心，但不知為何，他害怕聽見刺客接下來要說的話。

「其實娜拉當年生下的是三胞胎喔！雖然有一個一生下來就死了。」刺客冷笑，他欣賞著獅澤克逐漸變色的臉。他的任務是讓獅澤克永遠的消失在世上，事以至此，既然他殺不了獅澤克，那就讓他們自相殘殺好了！和她……然後那曾經救過自己性命的恩人就能如願取得族長之位……

「快說實話！不許你再胡言亂語！」其恩見獅澤克相信了刺客所說的話，一時緊張的亂了章法。

「胡言亂語？你去問問門外的來恩斯，就知道我有沒有說謊了。」說完，刺客一把抓住其恩的短刀往自己咽喉刺進。一聲哀嚎，氣息就斷了。

「父、父親……」獅澤克睜大雙眼的看向來恩斯，他冒冷汗，全身顫抖著。

「跟我說這不是真的，說這是謊話……」

來恩斯靜靜的抬頭，凝視獅澤克慌張的神情，聽他恐懼的語氣。

他沒有否認。

「快跟我說這不是真的！」獅澤克失控的抓起來恩斯的頸鍊，在他面前大吼。

「……這是真的，他沒有說謊。」來恩斯承認刺客的話，只是不想再欺騙、不想再隱瞞了。

「騙人……」獅澤克無力的跪坐在地。

「但另一個繼承人也死了，被我親手殺死的。」來恩斯閉上眼睛，背對獅澤克回答。

獅澤克靜靜的目送來恩斯離去的背影，情緒逐漸平復。

「……呵呵……」

「獅澤克？」其恩不解獅澤克怎會莫名的冷笑，他擔心的問。

「你說謊……他明明就還活著！」

每次父親對別人說謊時，就會背對那人，我都看在眼裡，從小到大都是如此。

「我一定會找出那個人，我一定會親手殺死他！」獅澤克朝來恩斯離去的方向嘶聲吼著。

他發誓，他一定要殺死那個人！

「婆婆，今天的月亮是紅色耶！」

在森林的小屋內，蒂西亞手捧菜籃、仰望夜空。

「是嗎？」一個滿臉皺紋的老婆婆從小屋內走出，同樣仰頭望向夜空。

紅月啊……

二

「獅澤克，我聽說你下令，搜查全伊塔拉族每個跟你同年紀的人的身分，這是真的嗎？」

一大清早，其恩就出現在獅澤克身邊。

「嗯，我有這麼下令。」獅澤克繼續審視桌上的泥土板文件，沒有因為其恩的話而看他。

「族長不都說他死了嗎？」

「……你不會明白的，其恩。」半晌，獅澤克放下泥土板，將視線集中在其恩身上。

「爲了守住我的位子，我可以親手殺光全族跟我同齡的人。」獅澤克的臉上出現從未有過的冷酷，其恩看的出來獅澤克是認真的。

「你比我大五歲，這是事實，所以你不必擔心會被我殺死。」

其恩的額上冒出冷汗，他放在兩側的手緊握拳頭。

絕對不能讓他知道！

絕對不能讓獅澤克知道，蒂西亞和他同年紀，而且又是孤兒的這件事情。

絕對不可以！

「現在沒要你做的事，先出去吧！」獅澤克低頭繼續審視公文，揮手要其恩離開。

「對了。」其恩鞠躬，正要退出門外時，獅澤克叫住他。

「你知道蒂西亞幾歲嗎？」其恩一驚，慌張的神情差點出現在臉上。

「十五……」

「是嗎？」獅澤克沉思，其恩見他不再有動作，便趕緊離去。

「比我小一歲啊……」待其恩遠去，獅澤克沉沉的嘆氣。他緊繃的面容終於有了些微的放鬆，他深幽的黑眸帶著些許溫柔。

太好了，那個人不是蒂西亞。

「蒂西亞！」其恩猛然抓住正在為蔬菜灑水的蒂西亞的肩膀。

「啊！其恩，你嚇死我了。」蒂西亞驚魂未定的說著，手上的水盆也向前潑掉了半盆水。

「聽好了，蒂西亞。不管誰問妳年齡，都說妳今年十五歲，知道了嗎？」

「爲、爲什麼？」

「妳別管，聽我的就是。」其恩不願告訴蒂西亞原因，怕蒂西亞在這時對她的身世感到好奇。

「喔……十五就十五嘛！幹麻這麼激動？」

他們的對話一字不漏的進入老婆婆的耳裡，老婆婆沉默。

終於要開始了，這場浩劫啊……

老婆婆在心中感嘆，她也只能爲蒂西亞做這些了。

這是她的宿命，她逃不了。

「一群飯桶！你們這麼多人，竟然查不到任何一個和我同齡的孤兒？」工作室內，獅澤克正對他手下的士兵咆哮。

「大人，真的沒有啊！小的都一個個問過，他們的父母也都還健在，不可能是孤兒。」帶頭的士兵長戰戰兢兢的跟獅澤克稟報，但此時的獅澤克已經氣瘋了，根本什麼也聽不見。

「但是森林中的婆婆不是有收養一個女孩嗎？她好像和大人同齡耶……」底下的士兵不怕死的互相交頭接耳，低聲討論。

「你，剛剛說什麼？」他們的討論吸引獅澤克的注意，獅澤克板著臉問。

「我、我……」小兵嚇的不知所措，話也說不上半句。

「快說！」獅澤克怒吼，小兵們全體跪在他跟前。

「大人，山谷草原外的森林裡住了一個老婆婆。聽說在您出生的那年，她也收養了一個被拋棄的嬰兒。」士兵長看他的手下沒人敢說話，只好自己來說明了。

「既然知道有這個人，爲什麼沒人去搜查那裡？」

「因爲那個老婆婆曾經是個女巫師，大家怕他會下惡咒，所以……」

「哼，荒謬！」獅澤克不屑的哼了一聲，就離開屋內，留下一群仍膽戰心驚的士兵們。

「來恩斯，獅澤克真的知道她還活著的事情！他已經下令搜索全村，要找出她，要將她殺掉啊！」娜拉緊抱著來恩斯的手臂，恐懼的說出她方才得知的消息。

「事情……怎麼會落到這種地步……」來恩斯痛苦的神情，訴說著他的懊惱與後悔。

「怎麼辦？我們該怎麼辦才好？」娜拉流下淚，低聲啜泣。

獅澤克在森林中奔跑，他左手緊握配劍，右手握拳，他逐漸跑進森林深處。現在，眼前不遠處出現了燈光，風中也傳出小屋內的嘻笑聲，獅澤克臉上浮現冷笑。

可讓我找到妳了！

我一定要……親手殺了妳！

碰！

他闖進菜園，用力推開小屋的大門。

「……就是說啊！……咦？獅澤克？」蒂西亞驚訝的看著出現在門口的獅澤克，他的表情同樣驚訝。

糟了！

其恩在心中大叫不妙，他一眼就看出獅澤克的來意。

從他左手緊握配劍……

「你怎麼會來這裡？發生什麼事嗎？怎麼跑的那麼喘……」蒂西亞擔心的望著獅澤克的臉，伸手想幫他擦汗。

「不要碰我！」獅澤克用力拍開蒂西亞的手，大吼。隨後跑出小屋，奔進森林深處。

獅澤克拼命的奔跑，腦中想的盡是第一次和蒂西亞的對話。

原來你就是族長之子啊！我以前一直很好奇，將來要繼承族長之位的人是什麼樣子，今天終於見到了。

「呼…呼…呼……」獅澤克喘氣，心臟劇烈的跳動彷彿想衝破他的胸口。

你不快樂嗎？

「呼…呼…呼……」獅澤克汗如雨下，他幾乎要窒息。

但我覺得你很堅強，要是我就絕對承受不了。

「啊啊啊——」他猛然停下，仰頭朝密不透光的樹叢吶喊。

怎麼可以，他們怎麼可以這麼對我？

不會是她，那個人不會是蒂西亞！

「不——」

「……您說的，都是真的嗎？」

小屋內，燭光依舊閃爍，照亮每個人的表情。

驚愕，坦然。

「嗯，都是事實。」老婆婆神情泰然，應該說是已經接受事實。

在很久很久以前就接受了。

「我真的是，獅澤克的妹妹啊……」蒂西亞喃喃的說著，雙眼無神。

「蒂西亞……」其恩難過的看著蒂西亞，他也很震驚。

「你，快去追那個人吧！」老婆婆對其恩說。

「天黑後的森林是很危險的。」

「是……」其恩回答的有些猶豫，他開門。

如果他現在追回獅澤克，那蒂西亞和自己就會死。

但要他放任獅澤克迷失在森林內，卻見死不救，他做不到！

「小子，不要違抗命運，冥冥之中一切自有定數，誰也改變不了命運。」老

婆婆雖然像是跟其恩講話，雙眼卻看著他們。

「……我明白了。」其恩回答，向老婆婆敬禮後，就跑去找獅澤克了。

「婆婆……」蒂西亞無助的眼神投以老婆婆的身上。

「……我沒辦法幫妳，真的無能為力。」老婆婆嘆氣，她從她頸上拿下一條刻有特修法神的金銅項鍊交給蒂西亞。

「我只能為妳做這些了，願神保佑妳不受苦難。」老人伸手將項鍊戴在蒂西亞身上，輕輕抱住低聲啜泣的她，又深深的嘆了氣。

「獅澤克……」其恩找到仰頭呆望樹海的獅澤克，出聲呼喚。

「……走吧，我們回去。」獅澤克沒看其恩一眼，擦過他肩膀離去。

往小屋的方向走。

「是……」其恩無奈的看著獅澤克的背影，他對他的冷淡是他能預見的。

「等一下把蒂西亞也帶回族內，關進大牢。」

過了些日子，獅澤克仍拿不定主意。

他不想殺掉蒂西亞，卻仍憎恨著那個和他同血緣的妹妹。

「獅澤克……」門外傳來了她鮮少聽見的呼喚聲，獅澤克一驚。

「母親……」獅澤克呆望娜拉憔悴的臉色，對於她的來意，心中已有了底。

「你不要殺她……不要殺你妹妹好不好？」娜拉跪倒在獅澤克跟前，臉上佈滿淚痕，聲音沙啞無力。

「那我心中的怨恨，該往何處去？該怎麼辦？」獅澤克難過的看著娜拉，他頹然，他迷惘，他怨恨。

「獅澤克，是我對不起你……是我不好，你不要怨恨你妹妹……」娜拉泣不成聲，她跪坐在獅澤克腳邊，低頭掩面哭泣。

「母親，如果您也能這麼關心我，這麼疼愛我，那該有多好……」獅澤克嘆氣，面容失去猙獰的憤怒，呈現無盡的悲傷哀痛。

從小到大，娜拉從未在他面前真開懷笑過。她總是用一種既複雜又悲哀的表情看他，總是不願真心的擁抱他。

從小到大，娜拉從未對他敞開心胸。她總是畏縮的以監護人的身分，盡責的照顧他的生活起居，僅此而已。

「對不起……」娜拉聞言，蜷縮的身體顫抖的更劇烈。

「為什麼您願意，為只有一面之緣的女兒付出這麼多感情，卻不願對我，對我付出一丁點的關愛？」獅澤克眼角泛出一絲淚光，他語氣飄逸的吐出這段話。

「對不起……獅澤克……」

獅澤克又看了娜拉一眼，閉上眼睛，一滴淚珠滑落。

「請您回去吧！……我想一個人思考。」

「獅澤克，你一定要原諒你妹妹，她沒有錯啊！」娜拉聽出獅澤克語氣中的不對勁，緊張的解釋。

「請您回去！侍衛，快將夫人護送回族長家！」獅澤克別過頭，不耐煩的叫門外侍衛將娜拉帶出去。

「是，夫人，請您先回去吧。」侍衛長是個會察言觀色的精明之人，他用眼神要女侍扶娜拉起來。

「獅澤克，你一定要救她！」娜拉臨走前不斷對獅澤克說著，她頻頻回頭，

卻不見獅澤克應聲。

「煩死了……」獅澤克低聲唸罵，陰暗的神情讓人不寒而慄。

爲了那個女人，您可以拋棄自尊下跪求我。

爲了那個女人，您竟然主動開口對我說話。

碰！

獅澤克握拳，用力的打向桌子。他猛然抬頭，眼神冷酷且憤怒。

蒂西亞……

不可原諒！

「大人，小的已將罪人帶到。」歸獅澤克管轄的士兵隊隊長於門前敬禮，隨之比了手勢，要底下的士兵將他口中的罪人帶上。

「解開繩子，讓他進來，你就可以下去了。」獅澤克將埋沒於泥土板的頭顱抬起，臉色一凜，稍嫌長的瀏海遮住他的雙眼。

「是，解開罪人的繩子！」士兵長對小兵們下令，抓著罪人的小兵立刻割開箝制罪人行動的繩索。

「進去！不許你有什麼企圖！」士兵長用力的推罪人一把，罪人腳步一個不穩，身體就往前倒，整個人伏貼在地上了。

「呃啊……」罪人低聲哀嚎，看來那一摔，摔的可不輕。

「起來。」獅澤克面色鐵青，他冷冷的看著罪人狼狽的從地上爬起。

這是他罪有應得！

竟然欺騙了我……

「……獅澤克……」罪人看著獅澤克僅帶有怨憤的表情，他不知道此時此刻他該說什麼。

對不起嗎？

但我不認爲自己做錯了什麼。

求饒嗎？

但我知道對心中充滿怨恨的獅澤克求饒，定是徒勞無功。

「不許叫我名字！你不配！」獅澤克凶狠的瞪著其恩，胸口卻重重的沉了一下。這幾天其恩似乎沒有進食，憔悴不堪的神情和蒼白的臉色，難怪剛才的一跌會這麼嚴重。

「……對不起……」其恩最後還是選擇了道歉。

「我不要聽你跟我道歉！」獅澤克轉過頭，雙手已不自覺的握拳。

「我跟你道歉，是因爲我欺騙了你。我不後悔隱瞞蒂西亞的年齡，但當時我確實不知道她就是你妹妹。」

「我不想聽你的辯解！」獅澤克撐大雙目，他揪住其恩的衣服。

「……那你爲什麼要見我？」其恩毫不畏懼的直視獅澤克的眼睛。

「爲什麼要見你？」獅澤克一愣，茫然的鬆開手，他身體搖晃的倒退幾步。

爲什麼要見其恩？

我只是直覺的認爲他會有話要跟我說，我呢？我有話要跟他說嗎？

爲什麼，要背叛我？

不對，他都說他沒有背叛我了。

那我……

「獅澤克？」其恩疑惑的看了看獅澤克失神的臉，想出聲喊醒他。

「誰允許你叫我名字了！」獅澤克目光一凜，拔出劍，指向其恩咽喉。
「……你要殺我嗎？」其恩黯然垂首，落寞的神情讓獅澤克心頭一揪。
我從未想過，會有一天，拿劍指著你。這不是我願意看到的，不是……
但我無法容忍有人欺騙我，無法容忍一個可能隨時背叛我在身邊存活。
縱使……那人是你……是蒂西亞……

「對，我是想殺了你。你該慶幸，本來我是想將你凌遲處死。」獅澤克口不對心的說著，縱使他心中有萬般不捨，都難消在心頭燃燒的一把熊熊怒火。

「也好，死在你手裡，也算是死得其所了！」其恩忽然抬頭，笑臉盈盈的看著獅澤克情感交錯的複雜表情，他的笑又更深、更溫柔了。

「你！」獅澤克看著其恩，他舉劍的手緩緩放下。

死在我手裡嗎？其恩的命，蒂西亞的命，這真是我想要的嗎？

一瞬間，獅澤克迷惘了。

爲什麼？爲什麼事情會變成這樣？

我是不是……做錯了？

「獅澤克？」正當其恩驚訝的想問獅澤克爲何放過他時，卻感到陣陣劇痛從胸口傳來。

只見獅澤克面色一寒，他咬著唇，將劍刺入其恩的胸口，抽出。

就算真的錯了，就算我真的選了一條最悲慘的路，都已經無法回頭了……

我們，再也回不到相識時的樣子了……

「其恩……」看著自幼保護他，一路陪他走過的童年好友倒地。獅澤克急忙丟下手中的劍，接住其恩的身體。

「終於……聽見你叫我名字了……」其恩邊咳著血邊說，嘴裡滿是腥鹹的血味，他不停咳嗽，血像湧泉般從他胸口不斷流出。

「或許……欺騙你的我……罪該萬死……但蒂西亞……沒有罪……你就……」饒過她吧……

來不及說完的話卡在喉中，其恩緩緩的閉上眼。

「其恩……」獅澤克驚覺其恩已死，他將其恩已然失溫的身體抱的更緊。

一滴淚，從他眼角滑落。

獅澤克大人，小的名字叫其恩，以後將成爲您的保鏢，隨侍在旁。

當初你對我宣示效忠的那句話，至今仍言猶在耳。當時年僅六歲的我，早已被暗殺數十次。你的出現，你的效忠，對我來說是一道希望之光。

明知是妄想，但，多希望，能回到當初，過著無憂無慮、有你陪伴的童年生活。

「侍衛在嗎？」抹去淚水，放下其恩冰冷的屍體，獅澤克起身冷冷的喊著。

「是，請問大人有何吩咐？」守在門外的侍衛立刻進門，向獅澤克敬禮詢問。

「將其……將罪人的屍體拉出去用火燒掉，其餘的後事就交給家屬來辦。」

「是。」侍衛抓住其恩的雙手，不管地上有灰塵或碎石，直接用拖的將其恩的屍體拖出去。

「傳令下去，將森林內的女巫師帶來見我。」獅澤克不忍的半閉著眼。該做的事，還是要做。

「不用麻煩，我自己來了。」老婆婆沙啞的聲音出現在侍衛身後，這個侍衛被嚇的放開手，害其恩的身體重重的摔在地上。

「小夥子，對往生者不能這麼無禮。」老婆婆看著其恩的屍體，嘆了氣。

預言，還是成真了啊！

「是、是！」侍衛趕緊抱起其恩的屍體，落荒而逃的離開。

「妳早就料到這些事情？」良久，獅澤克和老婆婆才展開談話。

「是又如何？不是又如何？現在我站在這裡跟你說話，預言就沒有意義。」老婆婆隨意拉了張椅子坐下，不管獅澤克愈見難看的臉，悠閒的從衣袖中拿出扇子搧風納涼。

「我有准妳坐下嗎？」獅澤克愠怒的瞪著老婆婆，語氣中的怒意顯著。

「我年紀一大把，也活的夠久了。威脅殺我，對我沒有用。」老婆婆仍是不在意的搧著風。

「……那妳應該知道，我找妳所為何事。」不想跟一個老人作口舌之爭，獅澤克知道自己是爭不過這個睿智的老人。

「我正是為此而來。」老婆婆收起一派輕鬆，表情嚴肅的看著獅澤克。

「那我就不多做解釋，快說吧！」

「我不能答應。」老婆婆表情堅決的回拒，倒是讓獅澤克愣住。

「那妳來做什麼？！」獅澤克惱羞成怒的大吼。該死，這個老太婆到底在想什麼？

「我不願意替你做這檔事，因為蒂西亞就像是我孫女，是我一手拉拔大的。」

「那妳……」不等獅澤克說完，老婆婆張口就打斷。

「我只能替你演一齣戲，那事交給其他人做。」老婆婆表情沉痛，蒼老滿是皺紋斑點的臉上訴說著無奈。

「戲？」

「我不願意做出違背天理的事，更不願意說謊。這齣戲的內容、要怎麼對族人們解釋，都由你決定。我什麼事都不會做，也不會插手。」這是我最後、也是最大的讓步了。

「……我明白了，就這麼辦吧！」獅澤克恍然大悟，他對老婆婆點頭表示同意。

「侍衛，去傳巫師過來。」

老婆婆細細審視獅澤克的容貌，心中有些感嘆、有些悲哀。

「那天，撿了蒂西亞的我，究竟是對是錯？」

深夜，老婆婆獨自一人走在回家的路。

方才，獅澤克正式宣召伊塔拉族內所有的巫師。老婆婆只是靜靜站在獅澤克身邊，一切都由獅澤克發言，因為她不願意說出違背神的話。

獅澤克不僅宣召巫師，連同族內各個頗有聲望的貴族長老都找來，包括來恩斯最信任的親信。他在他們面前，撒了謊。

我伊塔拉族偉大的特修法神，昨日下午達神諭給森林女巫師。往後每逢祭典節日，都要為特修法神獻上祭品——活人祭品。

那孩子連眼睛都不曾眨過，是那麼輕易地說出這道根本不會存在的神諭。

我違背了命運，改變了他們的未來。我有罪，那孩子會變的如此殘暴冷血，都是我的錯。

如果我當初沒有撿到蒂西亞就好了！但是要我眼睜睜看著一個小嬰兒被拋棄在險惡的森林裡，我於心不忍啊！

沉重的嘆息，進了森林，老婆婆沒有往小屋的方向走，而是更深入森林深處。
讓我贖罪吧！
讓我……陪著他們一起離去。
晚風淒涼，樹海輕搖，老人的身影消失在森林。

數日後，獅澤克連同巫師一起對伊塔拉全族撒下瞞天大謊。他不僅逼迫來恩斯退位，甚至將他們趕出村子，驅逐進森林內。

經歷蒂西亞的死、獅澤克的轉變，來恩斯已無力去管理族內大事。娜拉的情緒也終於崩潰，整日抱著人型木偶唱著搖籃曲，對著人偶掉淚。

一夕間，一切都變了樣。

至於那個謊言，在今天將成真。獅澤克萬萬沒想到自己的這個謊，日後會殘害上千人的性命。

陽光和煦，晴空萬里，在廣場中央聚集了人群。他們議論紛紛，因為今天的活動是伊塔拉族史上第一遭，也是極為殘忍的一個祭典。

「其恩，你會來接我吧？」在廣場旁的房子裡，蒂西亞靜靜凝視著老婆婆交給她的護身符，和其恩送給她的項鍊。

我就要踏上你走過的死亡道路，在道路的盡頭，你會等我吧？

像從前一樣，牽著我的手。

「誰？」發現在屋內的一角有聲音，蒂西亞緊張的起身。

沒有回答，只是沉默的走出黑影，獅澤克毫無表情的看著蒂西亞。

「獅澤克？……你來了……」彷彿早就料到他會出現般，蒂西亞並不意外。仍是不出聲，獅澤克冷冷的眼神直視蒂西亞。

「我知道你恨我，因為我的存在，剝奪父親母親對你的關愛。」蒂西亞兀自說著，她知道獅澤克不想跟她說話，但她有好多話想跟他講。

「如果當初我也死掉就好了！這樣其恩也不會死，婆婆也不會……」蒂西亞說著說著，想到了傷心處，忍不住又哭了。

「婆婆怎麼了？」獅澤克倒是對她的話起了疑心，雖然沒有表現出來，但事實上他很尊敬那位睿智的老人。

「婆婆說她會贖罪，向神贖罪。」是那天晚上婆婆說的，她告訴我她知道的所有預言，還跟我道歉。

「獅澤克，我為身為你的妹妹道歉。請你……忘了我吧……」數度哽噎，蒂西亞才將她想說的話說出口。

「但你可知當我知道我還有個哥哥時，我有多麼高興。」淚水彷彿洪水潰堤，帶著回憶，在蒂西亞臉上氾濫。

「祭品蒂西亞出來！」門外士兵的命令打斷蒂西亞的話，她被士兵抓起。

「如果我們能生在普通百姓家，如果我們是在別的時代相遇……」蒂西亞不知從何而來的力氣，她奮力掙脫士兵緊箍她的雙手。

「我想喚你一聲哥哥，我想當你真正的妹妹！」蒂西亞衝向獅澤克，雙手展開抱住他。

「大人！」士兵慌張的看著獅澤克，欲上前分開兩人，卻被獅澤克的眼神逼退。

「……妳該走了……」須臾，獅澤克輕輕推開蒂西亞。

「她是要獻給神的祭品，不許對她無禮！」眼看士兵對待蒂西亞的動作粗

魯，獅澤克有些惱怒的吼著。

「是、是！」士兵聞言，趕緊鬆開抓著蒂西亞的手，將她帶出小屋。

巫師唸完祈禱詞，接過士兵手上的火把，往蒂西亞腳下的木柴扔去。不一會兒，火焰就燒上蒂西亞的身體。

你可知當我知道我還有個哥哥時，我有多麼高興。

瞬間火焰就包住蒂西亞的身體，她終於忍受不住的喊出聲。

如果我們能生在普通百姓家，如果我們是在別的時代相遇……

看著蒂西亞的身體在烈火中燃燒，聽著蒂西亞淒涼的哭喊，獅澤克險些衝上前熄滅那熾熱火燄。

我想喚你一聲哥哥，我想當你真正的妹妹！

「對不起……」獅澤克無力的跪下，他看著廣場中焦黑的木頭，那火焰燒的徹底，連曾經有過人的跡象都沒有。

其恩，蒂西亞，我……

仰望蒼天，他似乎看見了他們的笑臉。

請你……忘了我吧……

蒂西亞的話回盪在他腦中。

我會的，我會忘了你們，忘掉過去的一切。

「士兵！」起身，再度睜開眼時，獅澤克已收起哀傷。

「將所有知道蒂西亞存在的人通通殺光！」眼中閃過一道光芒，沒有了感情，沒有了同情。此時此刻他化身成嗜血的魔鬼。

刀光血雨中，獅澤克冷冷的佇立於祭台，他看著昔日相處融洽的族人的橫屍於街道上，意外的，心中並沒有出現任何感傷。

既然命運要如此捉弄我，我就竭盡我所能的殺戮，平息我的怒火，填補我內心的空虛。

這世上已沒有我眷戀的人，我的心隨著他們的逝去消失。

曾經，伊塔拉族在來恩斯的統治下繁極一時。這繁榮治世傳到獅澤克手中，人口頓時減少成三分之一。他的殘暴嗜血在歷史上赫赫有名，他的冷血無情成了人民的夢魘。

然而這一切的始末原因卻沒有人記下，這件真實發生過的慘案就消失在歷史文字中。而活人祭典的開始，成為口耳相傳的坊間傳說，失去了真實性。

三

黑暗，充斥著整個空間。光芒無法穿透純淨的黑，連輕吹的風都被黑暗吞噬。毫無生氣的沉寂。

「力量足夠了，可以開始遊戲。」冰冷的聲音不帶感情，隱約透露著無奈和悲哀。

「我要奪走你的一切，特修法·羅塔潔諾！」憤怒的吼聲宣示著他堅定的復仇意志，陰冷的紫黑光暈邪魅的舞動，力量的光芒自他身體散開。

在柔和的光芒中，蒂西亞四處張望、摸索。她一次又一次，細細的檢查每一處，失望的表情沒有消散，她沒有找到她想要的東西。

「蒂西亞。」神靜靜走向蒂西亞，手中似乎拿著某樣東西。

「神，請問有何吩咐？」蒂西亞向神行禮，雖然他們相處的時間很長，但基本的禮儀還是要有。

「妳是在找這個東西吧？」神伸出手，將握在手中的東西遞上。

「……是。」尋獲失物，蒂西亞固然欣喜，但想到神，她的臉上立刻出現歉意和愧疚。

「這不怪妳，妳爲了我不斷踏入轉世之門，轉生的記憶會殘留在妳腦中也是自然的。但有一點我不明白，娜緹莎真的是被巫師選上當祭品的嗎？」

「您的意思是？」蒂西亞接過物品，對於神的疑問她感到好奇和不解。

「妳是由我親自送入轉世之門，理當安穩的過完一生，但妳卻被選上作祭品，提早結束生命。而且我在妳……不，應該說是娜緹莎身上感受到黑暗的氣息。」神解釋著，這樣的結果，也使得蒂西亞會有娜緹莎的記憶和感情。

「怎麼會？」蒂西亞著實的嚇到，不禁驚呼出聲。

「娜緹莎有沒有跟誰特別親近？或認識很久的人？」那時我的確在娜緹莎身上感受到些許的強大力量，會扎根這麼深，應該是認識很久的人傳染給她的。

「……她沒有父母，朋友也不多，但跟蘇爾達認識長達十六年。」蒂西亞想了想，照實的回答神的問題。

「蘇爾達？……是嗎？」神低聲沉吟，祂立刻閉上眼睛，搜索著下界蘇爾達的氣息。

……沒有？

「神？怎麼了？」蒂西亞不安的問著神，她知道這是屬於娜緹莎的感情波動，但她無法控制這情緒。

「蒂西亞，妳確定他是叫蘇爾達嗎？」

「是的，請問有什麼不對嗎？」蒂西亞的心跳加速劇烈，但臉上卻沒有泛紅反而略顯蒼白。

「我找不到他的氣息。」神的神情逐漸變得憂愁、嚴肅。

「怎麼會……」

「說不定他已經死了，又或者……」神停頓，這個假設太過大膽。

「他根本不會身爲人。」和神相似的聲音回答，卻非出自神之口。

神和蒂西亞驚訝的回頭，往聲音的來源望去。

「終於見到你了，特修法·羅塔潔諾！」來者全身散發出陰冷的氣息，他緩緩抬起低垂的臉。深黑的眼眸充斥著怨恨，說話的語氣毫無保留的告知聽者他的憤怒。

「你……」神驚愕的看著來人。

「你不是一直很想見我嗎？怎麼，現在竟然會怕我了？」來人輕蔑的冷笑，他高傲的揚起下巴欣賞著神的表情。

「爲、爲什麼……」蒂西亞臉色蒼白的盯著來人，她渾身因恐懼而顫抖。

「嗯？」來人將視線轉移到蒂西亞身上。

「爲什麼是你？蘇爾達……」來人的面容出乎意料的熟悉，蒂西亞驚覺那和蘇爾達竟是如此相似。

「蘇爾達？呵……」來人聞言冷笑一聲，以一個相當鄙夷的眼神看著驚惶失措的蒂西亞。

「的確，我曾以蘇爾達的身分出現在下界。沒想到這麼快就和妳重逢了，娜

緹莎……不，應該說是蒂西亞。」幽黑的長髮隨意批散在雙肩，細眯的雙眼爲他增加幾分妖美，冷俊的容貌帶著寒氣。

「你怎麼會知道我最初的名字？」不好的預感襲捲上心頭，仔細一看，來人的面貌和那人也是如此的相似。該不會是……

「我怎麼會不知道呢？蒂西亞，妳還沒發現嗎？」雖然他們的五官是如此相像，本身散發出來的氣質卻截然不同。但不可否認的，那張臉確實是屬於她記憶中的那個人。

「獅澤克……哥哥……」遙遠記憶的畫面浮現在腦海中，蒂西亞錯愕的看著來人。

爲什麼我從未發現，獅澤克和蘇爾達就是同一人？

「終於能以這個身分見妳了，我親愛的妹妹。」來人緩步向前，蒂西亞微愣，正想後退時，來人已到她面前。

「你……」來人輕撫她的臉，蒂西亞不知該說什麼。這種熟悉的感覺，這種熟悉的味道，真的是他……

「但我已經不是妳認識的獅澤克了。」來人目光一寒，手緊掐蒂西亞的脖子。

「嗚呃……」靈魂不需要呼吸，真正讓蒂西亞痛苦的是來人傳入她體內的力量。黑暗的陰冷侵蝕她的靈魂，再不阻止來人她就會消失。

「他只是我爲達成目的所扮演的眾多小角色之一。我真正的身分，我真正的名字，只有一個。」

「哥…哥……」蒂西亞痛苦的流下眼淚，她握住來人的手。

「嗯？」吸引他注意的不是蒂西亞的呻吟，而是她手中拿的項鍊。

蘇爾達送給娜緹莎的生日禮物。

「……算了，殺了妳也沒用處。」來人鬆手，不理會倒臥在地的蒂西亞，轉而面對神。

「特修法，我是來向你宣戰的。」

「……你明知我沒有力量戰鬥，也無法跟人廝殺。」神輕輕嘆氣，祂說的是事實，因爲祂早已拋棄那些東西。

「呵，虧我還送了這麼多力量來源給你，你竟然都沒有用？」來人不可思議的看著神，那可是他特地讓給祂的呢！

「什麼？」神疑惑的思考來人話中的含意，力量來源？

「我讓那些靈魂給你，就是爲了向你復仇時，你不會太快被我打倒，結果是白費心機了啊！」

「難道……」

「靈魂的味道很美味呢……」

「你竟然吸收了那些無辜靈魂？！」神不可置信的睜眼看他。

每年神至少都會收到三個被當成活人祭品的靈魂，他都送他們回轉世之門重生。但聽蒂西亞對他的報告，伊塔拉族幾乎是每個月都會舉辦活人祭典，而且近年來次數越來越頻繁。他還正煩惱，那些失去下落的靈魂發生什麼事？結果……

「吸收靈魂是增加力量最快的方法，所以才會在轉世成獅澤克時，開始舉辦這個祭典。」

「他們都是無辜的！爲什麼要這麼做？」神沒有表現出憤怒，祂的神情悲傷，祂不可能有憤怒。祂只是感到難過，爲什麼他要殘害那些人的靈魂？祂只是感到惋惜，爲那些成爲薩堤里力量的無辜亡靈。

「我說過了，一切都是爲了要向你報仇。」來人目光低迷，他的語氣中滿著哀愁與無奈。

「他們無辜，我就有罪了？」來人看著神的眼神不再只是怨恨，長久以來的孤獨和寂寞讓他成了魔鬼。

「特修法，是誰害我落到今天這個地步？不就是你嗎？」來人說完，收回視線，深吸一口氣以平復即將爆發的情緒。

「我今天沒有打算殺你，下次見面時我們之間只能有一人存活。蒂西亞，記住，我的名字叫薩堤里·帕卡利基，不是獅澤克或蘇爾達。」黑暗的煙霧包覆住來人，陰冷的風捲起，一瞬間就消失的無影無蹤。

「神，這到底……」蒂西亞看著神悲傷的背影，她痛苦的皺眉，手按住頸部。

「對不起，連累妳受苦了。」神轉身面對蒂西亞蹲下，將手指輕點她額頭，驅散薩堤里施予的力量。

「爲什麼他可以轉生？您和他之間是……？」蒂西亞鬆開緊鎖的眉，她跟著神起身。

「當初，爲了成爲一個慈愛的神，我捨去了很多東西。」神輕輕的闔上雙眼，良久，才將這一切的始末緩緩道出。

「身爲神，不能想得到任何事物，我捨去了貪婪；身爲神，不能故意設下陷阱，我捨去了狡詐；身爲神，不能漠視萬物毀滅，我捨去了冷漠；身爲神，不能輕易放棄任何希望，我捨去了消極；身爲神，不能依心情變化作判斷，我捨去了魯莽；身爲神，不能有情慾遐想，我捨去了慾望；身爲神，不能只爲自己著想，我捨去了自私；身爲神，不能只站在一個立場，我捨去了主觀；身爲神，不能因憤怒而去報復，我捨去了憎恨……」神稍作停頓，祂的目光深邃而遙遠。

「我將這些捨棄在無盡的黑暗中，任由他們消散。因爲是從我身上捨去，所以那些本就會有我些許的力量，我卻粗心忘了收回。當下界人們的負面情緒傳入黑暗，和我的力量結合，給了他不被黑暗吞噬的力量。而且因爲身爲神，不能有男女私情……」神收回目光，低垂眼簾。

「所以我捨去了愛情。」

「愛情？」蒂西亞錯愕的看著神。

「愛情，可以將不可能化作可能。因爲薩堤里有了愛情，他才能在沒有靈魂的情況下有了意識。他做出判斷，進入轉世之門，成爲這個世界真正的一員。」

「我不明白，只是有了愛情，就可以讓這些情感產生意識？」

「愛情，正因爲人類有愛情，才能在這世界中不斷輪迴、重生。雖然是妳自願成爲我的幫手，但我同意會讓妳不停轉世替我觀察人事，就是因爲我捨去了愛情，我無法轉世。」

「在他有了意識後，在妳出現之前，這段漫長的時間裡，他一直在等我，等我去解救他。」神嘆氣。

「諷刺的是我捨去了私心，不能因爲同情他，而讓自己成爲可能危害下界子民的神。」

「所以您才在同情和責任中，選擇放任他且不去消滅他嗎？」蒂西亞說出那時她問神的問題的解答。

其實在她來到這裡時，神就猜到是轉世後的薩堤里做的事情。那時的他只是個凡人，神可以很輕易的將他消滅。但神卻裝作不知情，讓薩堤里有機會聚集力

量反抗祂。

「您打算怎麼做呢？」

「我說過，愛情，能將不可能化爲可能。」神只留下這句話，便消失在蒂西亞的視線裡。

「……愛情嗎……？」蒂西亞喃喃念著，神話中的涵義是什麼？

「但又爲什麼，我轉生後屢次在下界與他相遇，和他有深厚的感情呢？」
是他故意的嗎？

知道我是替神觀察下界情形，所以要儘早將我剷除。

還是……

「可惡！」黑暗中爆發出怒吼，薩堤里懊惱的想著剛才發生的事。

明明我已經將他封鎖在內心深處，爲什麼剛才會突然出現？

那個女人是禍水，我有預感，會因她而壞了大事。

但爲何我會下不了手？

「啊啊啊——你給我回去、不許出來！」忽然，薩堤里像發瘋般憤怒的大聲吼叫，他使勁垂打自己的頭。

不可以、你不可以傷害蒂西亞！

急切焦躁的聲音在黑暗中悠悠傳出，薩堤里聞言，停止自殘的動作。

「你有什麼資格命令我？你什麼也不能做，給我滾回去吧！」嘴角輕揚，冰冷陰森的，毫無情感的。

對，我早就將曾身爲人的一切封鎖。

現在，誰都無法阻止我！

四

暗，好暗……

誰來救救我？誰來，帶我離開這黑暗？

無法抑止的悲傷，無法估量的哀愁，化作陰寒刺骨的冰風，從那黑暗中吹起。

陽光和煦，暖風清柔，春意盪漾，花兒含苞待放，青草搖曳發芽，冰霜化爲甘露滋潤嚴冬後的大地，枯木化爲養分呵護成長中的樹苗。

神溫柔的注視著，看著人們滿足的笑容，嘴角也不禁浮現一抹笑。

不去煩惱自己是從何而來，不用苦思自己是爲何存在。

幾乎遺忘了那曾經拋棄的東西，此時此刻，祂以身爲守護萬物的神爲榮。

「咦？」沉浸在幸福光芒中的神，被突如其來的憂傷打醒。祂疑惑的發出聲音，這也是神第一次聽見自己的聲音。

是誰傳來這無盡悲傷的嘆息？這悲傷是如此的沉重，這哀愁是如此的濃厚。

這是在這片柔光四溢的空間裡，不應出現的第二氣息。

這是在這個洋溢幸福的世界裡，不應出現的痛苦情愫。

神朝著傳出悲傷的方向前進，越往那悲傷的源頭，陰冷孤獨的情愫就越是強烈。

胸口出現莫名的沉重，那是祂不曾出現過的感受。

好像有什麼被我遺忘，好像有什麼……

神怔怔的凝視著非出自祂氣息的風，胸口的沉重壓著祂幾乎暈眩。

「救救我……」

集聚悲傷憂愁的冷風發出微弱的呼喊聲，輕如塵埃，重如高山，神不禁被這聲呼喚震懾住。

是誰？是誰在求救？

神輕輕抬手，將之伸入冷風深處。

「啊！」

腦中突然被不明力量侵入，湧入了不屬於祂記憶的畫面。

「這是神諭，從今往後，每逢慶典、特殊祭典、節日，都必須為特修法神獻上活人祭品，以烈火送上神域！」全身被黑斗篷包覆的老人用沙啞的嗓子，大聲唸出他口中所謂的神諭。

「啊啊啊——」令人毛骨悚然的淒涼尖叫，隨著火苗竄升、燃燒，越益淒烈，越益憤弱。

在巫師們口中的神諭裡，雖無表明活人祭品須是女孩，但有了第一位祭品作為先例，往後巫師們在挑選祭品時便以此為標準。

死在這道莫須有的神諭的女孩，已無法估量，人們不願去計算，哪怕有一天自己的親人、兒女也會加入其中。

人民的表情已不復昨日，隱約的無奈和哀愁，讓他們的笑容變得苦澀。

不要、不可以的，不應該出現這種表情！

應該要無憂無慮的微笑嬉鬧，應該是幸福快樂的生活啊！

神第一次感到慌張，祂也驚訝的發現原來自己也會慌張、也會驚訝。祂以為這些早已被自己拋棄，和從前被祂拋棄在黑暗深處的東西一起。

我以為我已經將那段往事遺忘，我以為我不會再想起那件事。

這陣風讓我感到悲傷，我近乎能感受和此風同樣的悲傷。

究竟是誰，將此風吹起？

究竟是誰，傳出這悲傷？

「神啊……為何你要丟我獨自在這深淵徘徊？」

「為何你要拋棄我？為何你要遺忘我？」

遺忘？拋棄？

我不曾丟下任何生物在無盡黑暗，也不曾與眾生靈體接觸，何來拋棄之有？

我只有拋棄那些不需要的情感，那些身為神，不應有的東西。

神微愣，祂看著那風，久久不能回神。

難道……那些被自己拋棄的東西，自行成為一個生命體？

「你……是誰？」神對著那風提問後，那陣風就消失的無影無蹤。

良久，神再度收到那陣風帶來的訊息。不同的是，此次這風傳來的卻不是上次的悲傷憂愁，而是無法計算的驚喜之情。

「我沒有名字，我只是一些被神拋棄的感情的聚集物，所形成的一個不會存在的靈體。」

果然如此！

神雖然猜到這點，卻仍是不敢置信的望著那風。

「你是…神嗎？」聲音畏縮且疑惑，神不知該不該回答祂的問題。

答了，又能如何？

難道要讓那些情感回到自己身上嗎？

不能，當初就是爲了讓自己成爲一個慈愛萬物的神，才選擇將他們拋棄的。

「對不起……」

本是只在心中想著，但卻不自覺的說了口。神看著那風迅速離開，有些懊悔自己的冒失，卻又有點慶幸。

「爲什麼要跟我道歉？神…請你接我回去吧……讓我重回你身體，讓我離開這深淵……」許久，風才帶著那人無奈的回應回來。

接他回來？是要我讓他重回我身嗎？

神微愣，祂的思路中斷了。

幾百年來，祂不曾停止自己與下界的聯繫。時時刻刻掌握下界人民、生物的訊息，感受著他們的生命氣息，讓自己能夠做出判斷，也提醒著自己身爲神的義務與責任。

但此刻，祂卻因爲這些被祂拋棄的東西給攪亂了思緒，竟然毫無預警的終止祂與下界的聯繫。

「請您…帶我走吧……」

已經過了數十年，那人的聲音仍舊不死心的自黑暗深處傳來。

那人無奈憂鬱的聲音帶著乞求，微弱的氣息彷彿下一秒就將消失。但那濃郁的哀愁，卻又讓神無法忽視他的存在。

神長嘆，是想帶他回歸自身啊！但身爲神的責任感卻阻著，自己又早已將私心捨去。要爲了他而捨棄生命萬物，真的做不到啊！

「對不起……」終究是這句話，幾十年來神都以這句話來回應他的呼喚。

是無奈，是悲傷，是在萬般選擇中祂得到的結果。

「對不起……」

空虛寂寥的黑暗中，只有這聲聲道歉仍餘音繚繞。帶著屬於神的潔淨氣息，這道歉，顯的格外刺耳。

「我不要你的道歉！我只想要回歸你身！」像是在發洩般，這怒吼竭盡全數氣力，卻不願讓它傳入神域。

多少年了？我等了祂多久了？

黑暗中，模糊的身影蜷曲著。那爲微顫抖的身軀好似在啜泣，卻又沒有淚水滴落。

我別無所求，僅是想回到自己該去的地方，這是奢求嗎？

蜷曲的身影腳步蹣跚的站起，有些駝背，看上去好不頹喪。

當初…我本來就是屬於祂的一部分啊！

模糊的影子看不清輪廓，只能隱約辨識著那對像是雙手的黑影覆蓋上臉。

爲什麼不讓我回去？爲什麼要捨棄我？

怨恨的想法滋生，那黑影的輪廓竟逐漸清晰。

既然你決定捨我而去，我也不再迷惘。

負面的能量往發出亮光的中心聚集，黑暗的元素整齊排列成他的長髮。
我要取代你的地位！我要你也體會這種萬劫不付的痛苦深淵！
報復的念頭興起，亮光瞬間消散，只見一個人全身散發邪魅的紫光佇立在黑暗中。

還是不行，我畢竟只是一些情感的聚集體。

那人懊惱的看著自己雖是清晰，卻毫無存在感的身體。

這身體只怕是一走出黑暗，就會立即消散吧！

那人若有所思的看著在他身體中，唯一不被黑暗影響的小小光點。

呵！真多虧祂把這個東西給我，現在倒成爲我的一條活路了！

事不宜遲，那人很快的作出行動。但在此之前，還有一件更重要的事。

還記得，神曾經問過我叫什麼名字。當時的我只知道一味追逐神的氣息，一心只想回歸神。

名字啊……

「就叫薩堤里·帕卡利基吧！」這曾是我的希望，現在……

五

距離薩堤里對特修法宣戰，已有好一些的日子。很意外的，神並沒有因此而改變祂的步調、行事。

觀察下界萬物，爲努力耕作生存的人們不時吹起涼爽的风，爲初萌芽的幼苗灑下細細雨絲。日出日落，月圓月隱，保護孕婦孕育新生靈體，給予他們祝福。

蒂西亞獨自漫步在柔光中，腦中不斷回憶著薩堤里的話和容貌。

獅澤克哥哥啊…沒想到我們竟然會在這種情況下重逢。

還記得我曾說過，來世要再當你的妹妹。沒想到我爲神，也是我爲自己所選擇的轉世，竟然是和你成爲戀人。

如今，我們又變成敵人了啊……

「咦？」一道陰風鎖住蒂西亞的腰身，猛然往下一扯，蒂西亞的身影頓時消失。

柔光中，只聞一聲嘆息化爲一縷愁風。

「…你把我抓來，所爲何事？」蒂西亞明亮的黑眸圓睜，不解的望著打從自己被抓來後，就不會開口和有進一步行動的薩堤里。

薩堤里聞言，僅是用眼睛冷冷的一瞥蒂西亞的臉，還是不說話。

我爲什麼要抓她來？特修法自然是不會爲一個平凡女子，而冒險前來這黑暗深淵救人，這點我比任何人都清楚。

那麼，我爲什麼要抓她？

看樣子，薩堤里連自己都不清楚理由，蒂西亞也自然得不到答案。只見薩堤里兀自低頭思索，被冷落在一旁的蒂西亞不滿的咕噥著。

什麼嘛！把人抓來後就不管我了……

蒂西亞閒的發慌，隨意找一處黑暗就席地而坐。橡實珠子的移動，提醒蒂西亞它的存在。蒂西亞伸手把玩項鍊的景象，全數落入薩堤里的眼裡。

「…那鍊子，爲什麼留著？」我還記得，那是我身爲蘇爾達時，送給身爲娜緹莎的蒂西亞。好像是生日禮物吧？

「…這不關你的事。」蒂西亞停下把玩的動作，看著薩堤里和蘇爾達、獅澤克相似的容貌，莫名的怒火在心中倏地燃起。

「妳敢違抗我？」雖然是問句，語氣中卻帶有不容反駁的命令。

「豈敢，我確實不知道。」

「不知道？」提高的尾音充分顯示他的蔑視，薩堤里挑高眉，表明是不相信。

「因為你介入我既定命運的關係，害我腦中還殘留著娜緹莎的記憶和行爲、思考模式，這就是影響之一。」蒂西亞悶悶的說著，她不喜歡這種感覺，好像是她奪走了娜緹莎的生命，害她無法與心愛的人生活。

剎那間，蒂西亞的神情緊緊扣住薩堤里的注意。

她撥弄項鍊的動作，數千年來從未改變。獅澤克總是喜歡靜靜凝視著蒂西亞把玩那條娜拉親手製作，又由其恩贈與她的項鍊。

薩堤里不自覺得將視線緊跟著蒂西亞，心中那封印已久的某種東西又開始跳動。一陣莫名的酸楚和欣喜，撼動了薩堤里冷若冰霜、沉如死寂的心。

他果然還是影響到我了！即使我在獅澤克死後，就將他的意識和記憶封印在靈魂最深處，他帶給我的影響還是存在。

呵…這就是我把她抓來的原因嗎？自從那次在神域見到蒂西亞，我就注定失敗。特修法，這就是你將她留在你身邊的原因嗎？

薩堤里好不容易集中注意將視線移開蒂西亞，他仰頭，眼前彷彿出現特修法的身影。

祂總是那麼神聖不可侵犯，雖然慈愛卻帶有疏離感。

神，真的必須是這樣嗎？

這是無解謎題，沒有人能回答他的疑問。

但是，該做的事還是得做。我不能控制這付軀體，這身力量的希望。這就是我和你的不同了，特修法。

神域裡，神高佻的身形泛著淡金柔光。

我有預感，今天，就是他口中了結的日子了。

陰冷的風摻雜黑色煙霧，捲動著，在旋風的中心有兩個人影。

「特修法，看來你已經準備好了。」薩堤里銳利的眼神緊盯著神，肅殺之氣毫無節制的自他身上散發開來。

「薩堤里，我說過我沒有能力。」神靜靜看著薩堤里猙獰的怒臉，眼角餘光輕輕一掃站在他身邊的蒂西亞。果然，他不會傷害她。

「無所謂，我的目的是取代你成爲神。」黑暗的能量往薩堤里平攤的右手掌心中聚集，逐漸形成一顆黑色光球。

只見能量不斷從薩堤里身上釋出，光球像是無底洞不斷吸收那些能量。時間越久，光球的黑就更加深沉、純淨。

「既然不想回擊，就乖乖受死吧！」須臾，薩堤里睜大雙目，身體乘風騰空浮起，他急速向前飛去，伸手將飽和負面能量的光球投往神。

神輕輕一個轉身，光球只從祂身邊飛過。薩堤里嘴角一勾，左手已準備了另一顆光球，他手握光球往前揮出。

不料，神卻彷彿事先知道他的行動般，仍是一個側身，輕易的就閃過薩堤里得攻擊。

「呵…」薩堤里冷笑，體內的復仇慾望蠢蠢欲動。神低著頭，半闔的眼睛像

是在思考什麼。

不知過了多久，薩堤里和神仍僵持不下。論氣力消耗，神略勝一籌。

嘖！我的計畫好像都在祂預料之內，怎麼都慢祂一步。

薩堤里心有不甘的皺眉，左腳側身一踢，撲空，攻擊持續。

神總是以最小幅度的移動來避開薩堤里得攻擊，但卻從未作出反擊，只是一味地防守。

「…特修法，就算你能成功避開我的攻擊，但倘若你不除掉我，這一切將永不結束！」薩堤里有感自己的量所剩不多，勝負已然分曉。

「…嗯？」神在聽到薩堤里說話的那一刻便停下步伐，薩堤里和蒂西亞都不解的望著祂。

「你要殺，便殺吧！」神緩緩睜開祂半閉的雙眸，神情嚴肅，一點玩笑味都沒有。

「什麼？」

「神！不可以！」蒂西亞驚愕的看著神，她知道神是認真的。

其實，打從一開始，神就決定這麼做了。

神凝視著薩堤里錯愕的表情，祂的眼神透露著少許的掙扎和懊悔，雖然成份稀少且不易察覺，但對於一向寡情少欲的神而言，卻是絕無僅有的。

「…我說，你是什麼意思？」薩堤里很快的重整自己因神的話而混亂的思緒，他距離神不到半尺，只要手往前一伸，情勢便會扭轉，勝負因而揭曉。

「這是我所犯的錯，對你的歉疚早已超過對人類的責任感。」神嘴脣輕抿，淡淡的、溫柔的笑容是薩堤里不曾見過。

「自從你出現後，我開始疑惑我的出生，對我存在的意義感到懷疑。也許，這是受你所影響吧？我曾經這麼跟自己解釋，因為我不願面對自己已然成唯一個失職的神。」神緩緩道出，不知不覺的，薩堤里掌中的光球顏色逐漸變淡，他瞪大雙眼。

「因為我捨去了私心，因為我有捨不去的責任，所以我就沒在你初籌備力量時，消滅你。現在，我要為我所犯的錯贖罪。」

「…你以為，這麼說我就會放過你？」薩堤里微皺眉，光球的輪廓也因他情緒的不穩定而變形消散。好像有什麼崩潰了……心中的理念…開始動搖……

「我從不認為你會放過我。」薩堤里仍是咬牙切齒的死瞪著神。

「我不會抵抗或閃避的。」就像是要證明祂說的話，神閉上眼。

薩堤里一愣，看著特修法的眼神有些改變。薩堤里閉上眼睛，集中精神，掌中的光球瞬間恢復成能量飽和的狀態。倏地，銳利的雙眼猛然掙開，舉高的手迅速的向前揮去。

結束了嗎？

神本能的感覺到負面能量的接近，帶著噬人的憤怒與深沉的怨恨。

突然，光球自薩堤里手中消散。

「咦？」神猛然睜開眼，祂本能的感覺到薩堤里將手刺入祂胸口，但卻沒有用會讓祂消失的力量。只是隱約感覺到…似乎有什麼東西自祂體內被抽離。神的身體一顫，隨之像是氣力盡失般軟軟倒下。

「神！」在一旁觀看的蒂西亞驚呼，她心裡是著急如焚，卻又插不上手。蒂西亞急忙往神跑去，但四週的柔光搶先一步接住神。

「你……」神虛弱的倚著柔光，眼神中帶有不解看著薩堤里面無表情的臉。

「知道你的想法後，殺你已不足消除我心中的怨恨。我將要證明，我有能力成爲一個贏過你的神！」薩堤里嘴角上揚，以往冷傲孤寂的笑，此時卻帶著淡淡柔和。他的掌心出現一個體積比之前大上數倍，顏色可媲美黑暗深淵的光球。

「你好好看著吧！」瞬間，薩堤里將光球使勁往下一丟。

「呀！」蒂西亞失聲尖叫，她雖不清楚光球的目的爲何，卻知道薩堤里是將光球丟往下界。

「你不能做到的事，我將完成它。」凝視著神的眼睛清澈，仇恨、怨忿已逐漸淡去，只剩那長年累積的孤寂。

「不會再有人爲此犧牲了！下界的火焰將永遠無法點燃刻意爲神獻上的活人！」那顆光球似乎也用盡薩堤里所有的力量，他的身影若隱若現。

「爲什麼？」神不懂，薩堤里處心積慮的儲存力量不就是爲了向祂報仇？事情已到這個地步，怎會說放棄就放棄？

「我源自你身，自然是最能了解你的人，我能清楚知道你的掙扎和無奈。但，我卻不能諒解。」薩堤里將身體浸沐於光芒中，這是他從未接觸的光芒。

「於是我吸收了那些因你喪生的亡魂，讓他們對你的怨恨同化我猶豫不決的心。向你報仇，不單是爲了我，也是那些亡魂的願望。也因此，我不能輕易放棄對你的復仇行動。」失去負面能量的薩堤里也不再發出邪媚的紫光，他讓柔光徹底包圍他，前所未有的感動襲上他心頭。

「這便是我和你最大的不同了，特修法。你可以漠視別人的願望，我不能，而我也很高興我不能。」

「你不殺我，那些亡魂的願望該怎麼辦？」

「其實他們只是埋怨你的漠視，而我，已將這些清除，算是達成他們的願望了。」望著手中的那片光，薩堤里輕輕笑著。

「難道……」蒂西亞聽完薩堤里的話，恍然大悟的看著神。所以，這不是我的錯覺囉？

「其實，我最不能接受的，是你看我那遙不可及的眼神。那眼神太過疏離，明明你是看著我，明明你就在眼前，我還是感覺你離我好遠。明明我曾是你的一部份…」薩堤里低下頭，喃喃說著。

「所以我拿走了你的疏離。」

「你要去哪裡？」蒂西亞驚恐的看向薩堤里，他的身影已趨近透明。

「我還有該做的事，我要去完成它。」最後，薩堤里緊緊凝視著蒂西亞的臉。曾經，他們是兄妹。卻因爲俗世間的權利糾紛而使他不得不手刃這個親妹妹，也讓他變成喪心病狂的嗜血魔鬼。

曾經，他們是戀人。愛的刻骨銘心，愛的至死不渝，卻因爲自己前世所撒下的謊言而被迫陰陽兩隔。

現在，他們是敵人。他的立場是和神對立的存在，即使，自己才是這一切的最大受害者也是始作俑者，而神正是這所有事件開始的主要原因。但她還是偏向神，而自己，也確實下不了手。

也許，從一開始自己就沒想要殺掉神，取而代之。只是因爲長年的埋怨和不諒解，才會由愛生恨，因爲深感無力而興起報復之心。

究竟，是獅澤克影響了我，還是我影響了他？

能確定的，就是我跟他都很愛蒂西亞。

那份愛，已經超脫俗世的男女之情。是最純粹的，真情。

所以我不要她忘了我，我要她永遠都記得我！

拿掉特修法情感中的疏離，是亡靈的願望，是我的願望，也是……我要蒂西亞記住我的手段。

只要她見到特修法，只要她感受到特修法不再有疏離感，她就會想起我。

記得曾經有這麼一個男人，不論幾經輪迴，都會和她在俗世相遇。即使，我們不曾真正廝守、真正在一起過。

「再見了，我的妹妹。」風一吹，柔光中的人已消失無蹤。

終

「怎麼會這樣？為什麼無法點火？」祭台上的黑衣人是一片慌亂，觀禮的群眾也開始議論紛紛。

「難道是神發怒，要降罪於我伊塔拉族嗎？」人群中有人發出疑問，此話一出，頓時人心惶惶。

當眾人都在為神可能降罪而心慌意亂時，卻沒有人注意到，被綁在木頭上的女孩身邊，出現了一個同樣身著黑衣的人。

「別擔心，不會有事的。」低沉而穩重的聲音在不知所錯的女孩耳邊鼓勵她，那聲音彷彿下了魔咒，會讓人安心的魔咒。

黑衣人走至女孩前方，他環視在場的人群，主持儀式的黑衣巫師中，也有人發現這名不屬於他們的黑衣人。

「這是神諭！」男人聲音渾厚的喊著，眾人呆若木雞，不知該如何反應。

「神…是神！」不知是誰起的頭，只見這驚呼一出，人群皆紛紛下跪。

「從今往後，火焰將永遠無法燃燒刻意為神獻上的活人，一律不許再獻上活人祭品！」男人朗誦著這段他稱是神諭的話，彷彿是神親自傳達，每個人雖面面相覷卻又深信不疑。

「還不將人放了？難道你想違抗神的旨意嗎？」男人冷冷的眼神朝黑衣巫師一瞪，那些巫師連忙上前解開箝制女孩的繩索，之後便誠惶誠恐的目送男人離去的背影。

天空晴朗的不見一片白雲漂流，陽光和煦的不感一絲灼熱刺痛。在森林與草原的交接處，有個男人在那裡建造了一棟小木屋。

小木屋旁有一片菜園，木屋後是一片鬱鬱樹林，既清境，又閒適，好似世外仙境，桃花源地。

唰唰！

茵茵草原上出現一個嬌小人影，黑影停留了一會兒，突然向前移動。女孩飄逸的長髮隨風飛揚，臉上帶著驚訝欣喜之情，像是發現珍寶，朝著小木屋的方向奔去。

女孩躡手躡腳的走到半開的窗戶旁邊，偷偷摸摸的不知想做什麼。

嘻嘻，終於讓我等到那個人不在家，不枉費我每天苦苦的等待。每次來草原玩都會聽見這裡傳來一陣敲敲打打，吵的我都煩死了！

這家主人究竟在做什麼？他好像都不跟村子裡的人來往，族人都不太知道他

的來歷，該不會是外族的奸細吧？哈哈！那樣就真的給我撿到寶了！看我怎麼把他轟出伊塔拉族！

「…妳在做什麼？」冷淡的聲音從女孩身後響起，男人手持細刀小槌，一臉狐疑的看著蹲在他家窗戶下的女孩。

「呀啊！」女孩被這一問嚇的不禁尖叫，她猛然回身，看見男人手中又是刀子又是鎚子，嚇的腳都軟了，跪坐在地。

「安靜點，妳是誰？偷偷摸摸的跑來我家是想做什麼？」男人不悅的皺眉，他是打從心底厭惡吵雜的聲音，女孩這聲尖叫無疑是觸到男人的禁忌。

「你…你還敢問我！說！你是不是外族派來的奸細？」女孩渾身發抖，卻又理直氣壯的質問他這個道道地地的伊塔拉族族人。

「…妳想太多了，我不是外族的奸細。倒是妳，何故私闖民宅？」男人搖搖頭，真不知他是做錯了什麼，怎會有人懷疑他是外族奸細？

「當然是要把你這個奸細給轟出伊塔拉族土地！」男人聽見女孩的說詞，不禁莞爾一笑。

「你、你笑什麼？」看見眼前的奸細竟然在笑，女孩有些氣惱的問著。

「我說了我不是外族的奸細，小姑娘，妳是不是該離開我家了？」男人啼笑皆非的看著女孩，雖然他背著陽光看不清女孩的臉，但憑那頭烏黑長髮和那副聲音，來人十之八九是女孩沒錯。

「…真的不是？」女孩狐疑的仰頭看著男人，陽光太亮，讓她看不清這小木屋的主人是長什麼樣子。

「對，我的確是伊塔拉族人。」男人無奈的說著，工作到一半發現有人來訪，平時不與人打交道的他直覺認為是宵小造訪，怎料是一個懷疑他身份的小姑娘。工作進度完全落後一大截，損失慘重啊！

「…喔…」

「怎麼，還不回去？」女孩應了一聲就再也沒動作，男人不解的問。

「…我腳軟，站不起來。」女孩不好意思的別過臉，只見男人呆愣了會，便似笑非笑的握住女孩的手將她拉起來。

「下次別再亂闖別人家了。」男人彎腰拾起方才放下的小刀和鎚子，看來今天是無法趕上進度了。

「可明明是你先打擾到我玩樂啊……」女孩不滿的嘟嘟囔囔抱怨，她回頭想跟男人辯駁。男人剛好起身，他們的視線就麼對上了。

有一會兒，空氣中只有風吹過的聲音和樹葉的摩擦聲。他們對視著，不出半點聲響。

好像有什麼在心中竄出，好像有什麼在腦中飛過。心中是一陣激盪，湧起了波波浪濤。

彷彿是很久以前就見過面，那份熟悉感，還有那種幾乎要喜極而泣的激動，讓他們久久不能言語。

男人看著女孩，很訝異自己竟然會有似曾相識的感覺。雖然不清楚這感覺從何而來，但他覺得他等到了。

自他有思考以來，他一直覺得他在等待一個很重要的東西，或許是人，或許不是人，也或許這感覺根本只是他的錯覺。

但此刻，他發現他終於等到了！經過漫長的歲月，不只是他，還有許許多多的人。他的靈魂，一直在等著眼前的這個靈魂，這個女孩。

殊不知，女孩也有相同的感覺，而且，她還發現這不是他們第一次見面，在這個時代的第一次見面。

「你是那天在祭台上出現的黑衣人？！」女孩失聲叫到，回想起那次可說是死裡逃生。她想見那位帶著神諭救自己的黑衣人，但黑衣人在宣佈完神諭後就消失的無影無蹤，她是翻遍了全村都找不到。原來，他躲在這裡。

「是妳？」男人也被這事嚇到，他萬萬沒想到，自己那日碰巧出手相救的女孩就是他一直等待的人。

男人和女孩都驚訝的看著對方，良久，才又回過神，不好意思的別過頭。

會是巧合嗎？那日他作了個夢，夢中有個聲音道出了那道神諭。乍聽那聲音，他便知道他將會遵從聲音的指示去做，不為什麼。

在前往祭台的途中，他也想過自己究竟為何被賦予宣讀神諭的資格。在見到祭台上神情哀傷無助的少女和圍觀的盲目族人時，他終於明白自己不是被賦予，而是這本就為他的意思。

試問又有誰願意見到一個無辜少女，因毫無可信度的神諭而斷送生命？

恍然大悟的瞬間，他想起了一些事情。

一個擁有淡金長髮，全身散發聖潔光芒的男子，一個擁有烏黑長髮，總是撥弄橡實項鍊的女子。

腦中浮現出這些影像，心中突然莫名的酸楚。不可否認的，那曾是他重視如同己身的兩個人。

或許，現在仍是如此。

命運，就是如此奇妙又弄人啊……

「請問…妳叫什麼名字？」這話還是由男人開口比較妥當，畢竟女人有女人的矜持。

「我叫娜姬雅，你呢？」女孩忍不住又回過頭看著男人，只是，捨不得移開視線……

「…從前的名字已經不需要了，現在，妳可以叫我帕卡利基。」

風，徐徐吹著。恍若當日他瀟灑離去，那為他吹起的離別之風。有別於不同，今日這風，將成為促使分離許久的兩人再度相遇的重逢之風。

神域裡，與光芒融為一體的淡金長髮身邊多了烏黑長髮。在光芒的照射下，絲毫沒有不協調，自然的彷彿一切本該如此。

「他們再度相遇，真的太好了！」黑髮的主人是一名氣質脫俗的女性，她看著眼前光芒中的一男一女，臉上不禁浮現祝福的笑容。

「是啊，他終於能擁有自己的人生，過著屬於自己的生活了。」淡金長髮的主人站在女人的身邊，那光芒便是從他手中發出。祂也帶著笑容，注視著光芒中的兩人。

倏地，光芒逐漸淡去，化為一縷風。那縷風充滿光明的氣息，帶著兩人真心的祝福，吹往下界。

「神，薩堤里消失了……」望著前一秒還留有薩堤里殘存身影的地方，哽噎的聲音帶著不捨和悲傷，來自蒂西亞對獅澤克的親情，還有娜緹莎對蘇爾達的愛情。

「我知道，我感覺到……」神虛弱的閉上眼，被人強行自體內奪走情感中的

疏離，這種傷只怕不是一天兩天就能復元的。

「他不會再回來嗎？」蒂西亞很難過，每每投胎到下界，她和他之間的命運總是相連，如今要面對永久的分離，心真的好痛。

「薩堤里將自己的意識和獅澤克的靈魂同化，往後他的存在就跟一般生靈相同，不會再回來……」這也表示，自己是真正失去了他，失去了他給予他的那些情感。

薩堤里的存在本身就是矛盾，是我的猶豫不決和他的愛恨交錯形成的矛盾。由愛生恨，捨不得卻又無法拿回，也許，這就是他的宿命吧……

「也該讓他去尋找自己的人生和幸福，畢竟，繼續留在這裡只會徒增悲傷。」神搖晃著身軀，靠著蒂西亞的攙扶和光芒的幫助才得以站穩腳步。

「蒂西亞，妳也該回到下界，重新開始妳的生命。」在心中嘆氣，神這才發現薩堤里不僅將疏離拿走，還還給他一些東西。所以，我才會感到不捨吧？

「不要！神，請讓我留在您身邊！」蒂西亞驚惶失措的看著神，她不願意離開神。幾百年了，或許有千年了？蒂西亞陪伴神這麼久，除了對神的敬畏和崇拜，自然也產生其他感情。

「我對您，絕對不敢抱有不切實的妄想！我只是想留在您身邊而已，我已經回不去下界了……」靈魂對這裡的依賴，早使得她將此地認定為歸屬。若是離開這裡，對靈魂的衝擊過大，她必定瞬間魂飛魄散。

「但妳捨得他嗎？」

「我……」蒂西亞當然知道神口中的他是指薩堤里，她和薩堤里的淵源太深，也是不能說就忘的。

「我給妳一天時間考慮，明天太陽升起時，我要聽到妳的答覆。」神說完後轉身往別處離去，薩堤里將私心還給他，他怕自己會開口要蒂西亞留下。他已經過怕了，孤身在找不到答案的問題中徘徊，在光芒中孤獨的活著，永遠的存在著。

蒂西亞看著神離去，心中又是一陣絞痛。兩個人，她都不願捨去一方。娜緹莎帶給她的影響太深，那份對蘇爾達的愛，深刻到連蒂西亞都不禁思念起蘇爾達。

薩堤里，你為何離去？

你可以帶走神的愛情和情感，卻不能帶走娜緹莎對你的愛……

突然，蒂西亞靈光一閃，彷彿是得到了啓發，她笑了。

「妳要我將妳靈魂中的愛情拿走？」神困惑的看著蒂西亞堅定的雙眼，她的表情沒有絲毫的玩笑。

「您曾說過，愛情能將不可能化為可能。因為您將愛情給了薩堤里，他才可以轉世到下界，利用愛情得到靈魂，成為獅澤克。我將愛情捨去，連同蒂西亞對獅澤克的手足之愛。我相信這份羈絆仍能存在，讓他和我的愛情新生的靈魂再度相遇。」這也算是我對他的補償吧……

「妳確定嗎？一旦妳將愛情捨去，就沒有挽回的機會，妳也將同我被困在這永生的局面裡。」神看著蒂西亞的眼睛，知道她的決心沒有絲毫的動搖，有些欣慰的鬆了口氣

請讓我陪著您，陪著您尋找您所想要的答案。

蒂西亞的眼神是這麼說的。

「那麼，閉上眼睛，將心情放鬆……」

「帕卡利基，你什麼時候才讓我看你刻的雕像啊？」娜姬雅嘟著嘴，靠著門抱怨。他們都快結婚了，這傢伙仍是死都不讓我參觀他的工作室。

「快了，再過幾天就能完成。」帕卡利基很乾脆的將門和窗戶都上鎖，任憑娜姬雅怎麼敲打，他是鐵了心不開門。

「你昨天也是這麼說的……」

鏗鏘！

金屬器物掉落地板發出敲擊聲，娜姬雅頓時嚇了一跳。

「帕卡利基，你怎麼了？發生什麼事？你回答我啊！帕卡利基！」娜姬雅不見屋內有回應，慌張的不知該如何是好，眼淚都急的快掉下來了。不行，我不能再失去他！

她不死心的繼續拍打著門，呼喚聲也不曾間斷。

「帕卡利基！」良久，帕卡利基才打開門，娜姬雅立刻撲到他懷裡，眼淚也像潰堤的洪水般掉落。

「我完成了……娜姬雅，我終於完成了！」帕卡利基抓著娜姬雅的肩膀，他欣喜若狂。

「完成什麼？」打從認識以來，娜姬雅還不曾見過他這般的欣喜激動。

「來，妳進來，不是說想看嗎？」帕卡利基拉著娜姬雅的手，帶她進入小木屋旁的工作室。

「神……」娜姬雅看呆了，她不自覺的對雕像下跪。

那雕像刻著是一名長髮男子，眉宇間帶著一絲不易察覺的憂鬱，臉上卻又帶著溫和的笑容。不知怎地，娜姬雅認為這雕像好像少了什麼。

「妳要的答案，在這裡。」帕卡利基將娜姬雅扶起，手指指向男子雕像的身旁。

「啊……」娜姬雅這才發現男子身邊還有一尊女性雕像，女人抬頭凝視男人的臉龐，臉上同樣帶著一抹溫柔的笑，那笑彷彿是爲了她身旁的某人而展開，讓人看了心中升起一抹幸福感。

「這是神特修法·羅塔潔諾的雕像，而在祂身邊的女子是……」帕卡利基看著雕像，緩緩說著。

「蒂西亞……」娜姬雅此話一出，讓帕卡利基有些驚愕的看著她。隨後，是一抹釋懷的笑，握著娜姬雅的手也更緊了些。

我終於找到妳了……蒂西亞……

「對了，帕卡利基，你說你本來不是叫這個名字的，爲什麼？」落日時分，娜姬雅靠著帕卡利基的肩膀，欣賞著遠方夕陽。

「妳想知道嗎？」

「嗯。」

「我原本的名字叫薩堤里，意思是等待。而現在的名字，帕卡利基，意思是……」落日的餘暉照射在他們身上，帕卡利基看著那落日上方的天空，笑了。

「重生……」